

“梅”“腊梅”和“李”的区别与英译

张顺生^{1,2}

(1.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2.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 外语学院, 上海 202162)

摘要: 一直以来, 汉英翻译实践中, 中外译者都想当然地把“梅子”“梅花”“腊梅”中的“梅”与“李”一概译作 plum。然而, 毋庸置疑的是, 汉语中的“梅”与“李”绝非同物异名, 且汉语中的“梅”又分为“果梅”和“花梅”(梅花)两个不同的类别, 加之“腊梅”更是与前二者完全不同的物种, 故而赋予“梅”与“李”同一英译名, 无疑是人为制造出的文化交流障碍。基于关联翻译理论和立名惯常逻辑, 认为不宜继续使用 plum 统称“梅”和“李”, 可根据英文构词方式及汉语语音理据, 创造一词作为“梅花”中“梅”的英文名, 以填补英文中的文化词汇的空缺, 同时保留 winter-sweet 作为“腊梅”的英译, 将 plum 专门留作“李”的英译, 从而一并了结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梅”“李”不分以及“梅花”“腊梅”混为一谈的糊涂账。

关键词: 梅花; 腊梅; 李; 文化;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1-000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318105

Reflections 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Mei”, “Lamei” and “Li”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ZHANG Shunsheng^{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SISU, Shanghai 202162,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or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often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mei” in “meizi”, “meihua” and “lamei” is identical to “li”, and that both can be translated indiscriminately into “plum” in English. However, Chinese “mei” and “li” are clearly distinct. Chinese “mei”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fruiting mei and flowering mei. Moreover, “lamei” belongs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pecies from the former two. Therefore, using “plum” as their English equivalent has undoubtedly created unnecessary barrie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and naming convention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misleading translation “plum” should no longer be applied to both “mei” and “li”.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word-formation rules and Chinese pronunciation, it is urgent to coin a new English term for the “mei” in “meihua”, so as to fill the lexical gap in English for this culturally specific concept. Meanwhile, “winter-sweet” should be retained as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for “lamei”. In this way, the confusion between “mei” and “li”, as well as that between

收稿日期: 2024-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YY122)

第一作者: 张顺生, 男, 教授。研究方向: 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lzhangshunsheng@sina.com

“meihua” and “lamei”, can be clarifi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ch culture-loaded Chinese expressions.

Keywords: “meihua”; “lamei”; “li”; culture; translation

汉语“梅”的英译长期存在植物学分类与文学意象的认知错位。通过多部典籍译本对比发现,中外译者普遍将“梅”“李”统一译为 plum,例如:杨宪益与戴乃迭、蓝诗玲(Julia Lovell)、莱尔(William A. Lyell)的《鲁迅小说》译本中的“梅花”“老梅”均被译作 plum blossoms/plum trees;《西游记》詹纳尔(W. J. F. Jenner)译本 *Journey to the West* 中的 64 处“梅”,有 62 处译作 plum,仅在“梅”“李”同现时用 gage/green-gage、plum 来区分“梅”和“李”;《红楼梦》译本中杨宪益、戴乃迭将“腊梅”译为 winter plum,而霍克斯则译作 winter-sweet;《三国演义》中 9 处写到梅,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本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大多将其译作 plum,如“青梅煮酒”将“青梅”译作 green plum,模糊了典故意象;芮效卫(David Tod Roy)将《金瓶梅》书名译为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诗经》时亦不加区分地将“梅”和“李”译作 plum^[1]。2019 年的大学英语六级试题命题者担心考生不会翻译“梅花”,特注明是 plum blossom。显然,在汉英互译实践中,“李”“(果)梅”“梅(花)”“(蜡)梅”与 plum 长期被画上了等号,这种译法几乎成了汉英互译中的“共识”。然而,笔者以为“梅”与“李”的英译应“开展新一轮‘约定俗成’,以促进翻译系统不断完善,走向逻辑自治”^[2]。

一、我国丰富的“梅”“腊梅”“李”文化

宋代王安石的咏梅诗《梅花》可谓妇孺皆知。诗歌的前两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让人怀疑是“蜡梅”,但读到后两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方觉所咏的当是“梅花”,因梅花以暗香闻名。苏州邓尉山的白梅花林便素有“香雪海”的美誉。

不难理解,不顾语境便将“梅”译作 plum 明

显不妥。首先,在汉语中,“梅”和“李”并非是同物异名,这已是常识。换言之,“梅子”不是“李子”,“梅花”更不是“李花”(plum blossom/flower)。其次,根据语境,“梅”至少可用于 3 种语境之中,即果梅、花梅(梅花)和腊梅(蜡梅),而腊梅与果梅和花梅又有本质区别。因此,将“梅花”“梅子”(果梅)和“腊梅”中的“梅”与“李”不加区分地都译成 plum,是英汉互译过程中犯下的不能原谅的错误。

在中国文化中,“梅”“腊梅”和“李”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梅,冰肌玉骨,清逸幽雅,横斜疏瘦,傲雪留香,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花木。

“岁寒三友”(松竹梅)和“花中四君子”(梅、竹、兰、菊)中都有“梅”。与梅有关的汉语成语有青梅竹马(果梅)、望梅止渴(果梅)、梅开二度(花梅)等。宋代有“一剪梅”的词牌名。腊梅,同样因具有傲雪的品格为世人称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史上亦有文人墨客咏梅画梅之风。咏梅兴于隋唐,盛于两宋。李为果树,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汉语中有关李的成语有:瓜田李下、投桃报李、桃李满天下、艳若桃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兼有“梅”“李”的成语则有梅李争妍、梅李争春等。

分析可知,中国“梅”“腊梅”与“李”从文化意义上看区别甚远。在翻译林语堂 *Moment of Peking* 时,郁飞译本《瞬息京华》和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都有这样的回译:the plum-flower knot “梅花结”(而非“李花结”)、iced dark plum drinks “冰镇酸梅汤”(而非“冰镇酸李汤”)、the plum orchard/an orchard of plum trees

“梅园”、a plum-flower lattice “梅花格子窗”、a twig of wax plum “一枝腊梅”和 a famous poet's line about plum flowers “一位有名的诗人的咏梅诗”。由此可见,“梅”“李”有别。

本文本着去伪存真、拨开迷雾、推陈出新的理念,来探讨汉语中“梅”“腊梅”和“李”较为恰当的英译。

二、“梅”“蜡（腊）梅”和“李”的区别

译者若想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就必须确保译文意图表达的内容正是读者脑海中最先产生的、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解读^{[3]34}。“梅”“（蜡/腊）梅”

“李”均被译作 plum，让读者在面对 plum 时很难快速准确地获知其含义，导致在“梅”“（蜡/腊）梅”“李”三重含义之间进行选择时产生困惑，从而影响交际的效果。因此，译者有必要对“梅”“（蜡/腊）梅”“李”的意义进行详细的考察，厘清界限，确定各自相对合适的表达。

“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果梅，亦称“青梅”“梅子”“酸梅”，其果实主要用于制作成梅干、蜜饯及陈皮梅等供食用，俗称“话梅”（说话、聊天、摆龙门阵时常吃的零食），这大抵是人们为何将“梅”译成 plum 的主要原因；另一类为花梅，亦称梅花，通常春季开花，主要为观赏用，其果实不宜食用。

从植物学角度而言，果梅与花梅有区别，蜡梅与梅花区别更大，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属的花木：蜡梅为灌木，梅花为乔木；蜡梅冬季开花，梅花春季吐蕊；蜡梅花一般以黄色为主，故蜡梅又称黄梅，而梅花的颜色因类别而异，有白色、粉色、深红色等；蜡梅浓香扑鼻，梅花暗香袭人（苏州名园拙政园的景点“雪香云蔚亭”中的“雪香”以及狮子林内的景点“暗香疏影楼”的“暗香疏影”都指的是“花梅”）；蜡梅的果实椭圆形，里面有很多种子，不能吃，梅花的果实看起来像杏子，能吃但味道不佳。范成大的《梅谱》称：“梅，以韵胜，以格高”；而蜡梅则“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蜡梅”。基于此，霍克斯将《红楼梦》中的“一盆腊梅”翻译成 one pot of winter-sweet，而非 one pot of winter plum，非常准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象征着品格高洁，常与“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等文化母题相关。“腊梅”虽名中带“梅”，但文化内涵相对单薄。由此可见，“梅”与“李”的植物学特性迥异，“梅花”与“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将“梅”译作 plum，既违背了植物分类学原则，又背离了中

国传统的梅文化。

三、“梅”“腊梅”译作 plum 原因考

既然 plum 不能既指“梅”又指“李”，那么“梅”“腊梅”等为何屡被译作 plum 呢？这恐怕还要从 plum 这个词的含义来考察。

《柯林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等英汉词典一般都将 plum 译作“李子，梅子”；《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则将 plum 只译作“李子”；《最新高级英汉词典》将 plum 译作“李属植物；李树；洋李，李子”。同时，笔者查阅了上述部分词典对 plum 的英文解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解释为 a soft round fruit with smooth red or purple skin, sweet flesh and a large flat seed inside^{[4]1571}；《柯林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解释为 a small, sweet fruit with a smooth red or yellow skin and a stone in the middle^{[5]1304}；《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解释为 a small round juicy fruit which is dark red, purple, or yellow and has a single hard seed, or the tree that produces this fruit^{[6]1920}。从这些英文解释看，我们无法判定 plum 到底是“李子”（蜜饯称 preserved plum）还是“梅子”，抑或既是“李子”又是“梅子”。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给出了一个少见的辨异，指出 plum 原意为“the fruit of any various species of Prunus（各种李属果实），植物学上称为‘洋李’，但常被译为‘梅’”^{[7]914}。

从狭义的植物学角度看，plum 指的是“欧洲李”（European plum）；从广义来说，plum 又可指各类品种的“李”或“李子”。但无论如何，plum 都与中文中的“梅花”“蜡梅”等毫无关联。

至于 plum 为何会一直与“梅花”联系起来，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其一，梅原产于中国，英语中原本无“梅”。唐朝时，梅伴随着文化输出传入朝鲜和日本，19、20 世纪又由日本传入欧美^[8]。在西方，梅除了新西兰略有分布外少有种植，因此，西方人对之并不太熟悉。同时，“梅子”又与“李子”十分相似，较易混淆，所以往往用 plum 翻译“梅子”和“李子”，“梅”和“李”便混为一谈了。其二，“新旧辞书陈陈相因，人云亦云”^[8]所致。在查阅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英汉词典都将 plum 译作“李子，梅子”，仅少数词

典表明 plum 只指“李子”，英文双语词典亦然。

可见，汉英词典中将“梅”译作 plum 由来已久，光绪、宣统、民国年间以及现今出版的不少词典都是如此^[9]。因此，“错误的借鉴”是这一错译的根源。

四、“梅”和“腊梅”的英译

翻译，要尊重翻译研究者的科学研究成果，但又不能迷信其成果；要参考专家的意见，但又不能迷信专家；要勤查词典，但又不能迷信词典。概而言之，翻译，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绝不能人云亦云。

经分析认定：将“李”译作 plum 比较好理解；但“梅”的译名较为混乱，而腊梅直接被认为是“冬天的梅花”，其对应的英译难免牵强。1892年盖尔斯的《汉英大词典》、1911年司徒的《中国药物志》、1931年马索的《马氏汉英词典》、1945年美国国防部的《中文口语词典》、1972年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以及1978年刘达人的《刘氏汉英辞典》都普遍采用 plum 作为“梅”的英译，也有部分词典采用 ume 和 mume，甚至 Japanese apricot^[9]。

那么，“梅”究竟应如何译？我们不妨先看看既有的“梅”的译名。总结来看，梅的译名包括 mume, Chinese plum, ume, Japanese plum, Japanese apricot, mei 和 mei-hwa (或 mei-hua) 等。然而，这些译名并不都合适与恰当，有些甚至是错误的翻译。显然，其中一些翻译源自日文。

(一) 日语中“梅”的英译

“梅”有两个惯用的拉丁学名，一为 *Armenica mume*，二为 *Prunus mume*。前者由德国内科医生、博物学家、旅行家、日本器物收藏家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 (Phili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 于1830年定名。1835年，西博尔德和另一名德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格哈德·楚卡里尼 (Joseph Gerhard Zuccarini) 根据日本栽培的梅花标本合著的《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 出版，书中将“梅”的学名修订为后者，即 *Prunus mume*。目前，后者应用更为广泛^[10]。我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主要花卉植物方面的学术杂志均沿用此名。俞德浚在

《中国植物志》(<http://frps.eflora.cn/>) 第38卷中将梅划分到 *Armeniaca* (杏属) 之下。如此一来，“梅”的学名便成了 *Armeniaca mume*^[10]。

不难理解，既然 plum 为“洋李”，那么将“李子，李树”译作 plum 或 Chinese plum 在情理之中。因为 Chinese plum 和 Japanese plum 实质上均可作为“中国李” (*Prunus salicina*) 的俗名。但 plum 自然不应再用来指称“梅”，更不应将“梅花”张冠李戴地译作 plum blossoms/flowers，更遑论用 winter plum 翻译“腊梅”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中解释道，“按东方产的‘李’，英译 Japanese plum；‘梅’则称为 Japanese apricot”^[11]^[14]，但这个译名似乎并不具有理据性。Japanese apricot 直译为“日本杏”，而“梅”与“杏” (*Prunus armeniaca*) 根本不是同一物种，若用该词作“梅”的译名，“易使人误解为‘梅’是‘杏’的一个亚种”^[8]。

(二) “梅”：英文空缺词汇

一般认为，凡原产地为中国或中国所特有的物种，其英译的方式主要有3种：(1) 音译，如：人参 (ginseng)、黄皮 (wampee) 和荔枝 (litchi) 等；(2) 意译 (照字直译)，如：金花茶 (golden flower tea)、马尾松 (horsetail pine)、银杉 (silver fir) 和水杉 (water fir) 等；(3) 音义相结合，即采用“种加词使用拼音，属名借用拉丁语”^[12] 或“音译+属名”方式，如：玉兰 (yulan magnolia)、桐树 (tung tree) 和梧桐 (wutong tree) 等。另外，类比 Cambridge (剑桥) 的汉译方式，或可将原产于中国的“杨梅”创造性地译作 Chinese youngberry。

原产地和原产名都是植物命名的重要方式，故原产国理应优先享有话语权，称之为“王者命名”^[12]。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梅”原产于中国且为中国特有物种，中国理应优先享有话语权。从逻辑上看，mei 固然可音译为“梅”，但 mei 这一书写方式不仅仅是因为 mei flower 与“英文的 May Flower (五月花) 读音相近，极易混淆”^[8]，而且动物“寐龙”的学名 (Mei long) 已捷足先登，且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况且，Mei 已经充当“寐龙属”学名，故“梅”的英文命名方式依然值得讨论。

此前，已有学者关注“梅”的英译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译法建议。日本大词典中，“梅”从不译作 plum，而多译作 ume 或 mume，其中以前者最为流行，概因“梅”在日语中的读音为 ume。*English-Japa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还特别在 ume 词条中指出“常被误译为 plum”，且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3版》）已经将此二词收录^[8]。基于此，刘宏照认为，ume 可以作为“梅”的首选英译词，“梅树”可译作 ume tree，“梅子”可译作 an ume 或 umes，“梅花”可译作 ume blossom（flower）^[8]。中国工程院院士、梅品种国际登陆中心权威人士、中国著名国际花卉分类学家陈俊愉认为，若要准确地译出梅的英文名字，就该对梅的栽培历史、原产地、植物学分类地位以及梅文化溯源等方面加以探讨^[10]。从这个角度而言，plum 和 apricot 等相关名词均不妥。因考虑到梅既包括果梅也包括花梅，陈俊愉主张将“梅”的英文命名为 Mei 或 mume，因为 mume 是“梅”的拉丁学名（*Armeniaca mume* 和 *Prunus mume*）的种名，比如，International Cultivar Registration Center for Mei（*Prunus mume*）（梅品种国际登陆中心）便是一例。台湾大学植物系教授李学勇认为，可将梅花音译作 mei-hwa，在其后加上 flower 或 blossom 亦可。但此译法有明显的缺点：其一，这一译法大大地缩小了梅的范围，若将“梅”译作 mei-hwa，“果梅”该怎么译？“梅子”（梅子通常不是梅花的果实）该怎么译？“蜡梅”又该怎么译？其二，这一英译既不符合 1977 年联合国关于地名标准化的《汉语拼音方案》，也不符合英语本身的造词规则^[9]。

单从填补英文空缺词汇这一视角看，选择 mume 作为“梅”的英文译名，即将“梅”译作 an mume 或 mumes，“梅花”译作 mume blossom（flower），“梅树”译作 mume tree，也未尝不可。原因有二：其一，“梅”的学名确立时间较长，虽然其属名存在某些分歧，但种名 mume 却长时间保持了一致，因而，将“梅”译作 mume 不眼生，不易让英语读者误解；其二，不少外来植物的英文俗名都与其学名之间保持了部分的一致性，例如，龙眼的俗名 longan 与其学名 *Diospyros longan* 保持了部分一致。采用 mume 作为植物学名，虽迎合了既存的国际规范，但难以承载和正确传播中国有着三千年积淀的梅文化审美体

系与象征系统，故建议采用构建新的译名以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实现“名从主人”。

（三）“梅”的英译构建

根据名从主人观，“梅”源于中国，且“梅”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若非意译而是音译，理应以中国发音为起点和落点，否则就可能“造成错位，贻笑大方”^[13]。同时，根据英语发音规则，英语中发/ei/音的音节有 a（如 cake）、e（如 elite）、ai（如 claim）、ae（如 mae）、ay（如 decay）、ea（如 break）、ei（如 vein）和 ey（如 convey/hey/grey/prey/obey/survey）等字母或字母组合。由于 a、e、ai、ea 和 ei 发/ei/音时一般都不出现在英文单词的词尾，而能够用于词尾发/ei/音的字母组合只有 ae、ay 和 ey。但是，由于 mae 原本是苏格兰语单词，意思相当于 more，而 may 更是英语中最常见的单词，故此，能跟汉语中“梅”的音相同且能作为一个单词使用的唯有 mey。

中国宇航员登月后，曾根据已有的两个英文单词（美国人常用的 astronaut 和俄罗斯人常用的 cosmonaut），造出 taikonaut 专指“中国宇航员”。既然“梅”“梅花”，都是英语中的空缺词，那么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采用名从主人的方法，即根据汉语的音结合英语的构词规则创造一个新的英文单词，以填补英文中相应的空缺。这个理想的单词便是 mey。该词在推广初期的较长时间内，可以附上学名（*Prunus mume*）。如此一来，“果梅”便可译为 fruit-bearing mey，“花梅”译为 flowering mey，“梅花”译为 mey blossoms/flowers，“李子”则译为 Chinese plum。如此，“梅”“李”英译便不会再混为一谈了。“梅李争妍”的翻译也将不会是“The plum is vying with its fragrant neighbor for splendour”。由于“蜡梅”本就与“梅”不是同一种植物，且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表达，“蜡梅”可译为 winter-sweet^{[14]2342}。

翻译策略呈现清晰优选层级：完全意译为理想范式，音意结合为次优方案，纯粹音译属不得已之举。其本质是平衡语言认知规律与传播效能，最高境界在于融合原语文化基因与目的语表达范式，通过仿照目的语构词实现创造性转化。这种策略既通过保留原语发音特征维系了文化关联，又遵循目的语认知习惯确保了传播效能。韩国“汉城”更名“首尔”即为典范——既以“首”

字凸显政治地位,又借“尔”字延续汉语构词传统,同时贴近韩语原名(서울)及其英文Seoul的发音。成功的跨语言转译应是文化再创造,当译名激活目的语联想又暗含原语密码时,便突破了音意之限,在语言接触中构建新认知共同体。这正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关键智慧。

五、结语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中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What is “familiarily known” is not properly known.) 严复曾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但“立名不易,定名更难”^[15]。不知“约定俗成”的翻译是一种悲哀,但只迷信“约定俗成”的翻译也是一种悲哀,有时甚至是一种更大的悲哀^[2]。一些译名以讹传讹,最后竟令多数人信以为真,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译者必须注重批判性思维,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翻译现象,打破禁锢传统思维定式。从本文讨论的译例看,译者要有清醒的诠释意识,翻译时要反思理解,“切不可迷信词典”^[16-17]。惟其如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才能不走歧路。

翻译作为语言认知活动,不应局限于机械套用目的语现成的表达方式,而需兼顾译语受众的认知图式与接受阈限,通过构建文化对等符号以减轻其认知负荷^[18]。将植物学概念“梅”创造性转译为mey,既能保留中文母语者的文化认同,又能通过音义结合策略降低英语受众的解码难度。这一译介实践的有效性可从江苏旅游官方平台获得实证支撑——其将“无锡梅园”译为Wuxi Mey Blossom Garden,恰与本文提出的文化可译性原则形成互文,印证了跨文化传播中语言创新与受众接受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POUND E. Shi Ch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5.
- [2] 张顺生. 对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再思考[J]. 上海翻译, 2009(2): 57-60.
- [3]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4] 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M]. 赵翠莲, 邹晓玲, 译. 8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5] 柯林斯出版公司. 柯林斯 COBUILD 英汉双解学习词典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6] 英国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M]. 5版.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 [7] 王晋军. 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8] 刘宏照. “梅”和“李”英文译名考辨 [J]. 辞书研究, 2008(2): 149-151.
- [9] 李学勇. 梅花英译趣谈 [J]. 中国园林, 1990, 6(4): 23; 35.
- [10] 吕英民, 陈俊愉. 关于梅花英文名译法的商榷 [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1, 23(S1): 73-76.
- [11] 《最新高级英汉词典》编委会. 最新高级英汉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2] 任开兴. 植物名称的因类制宜翻译法探索 [J]. 中国翻译, 2020, 41(5): 145-153.
- [13] 任开兴. 取法乎上, 方得正译——为“茉莉”和jasmine的译名正名 [J]. 中国翻译, 2018, 39(3): 96-100.
- [14] 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 [M]. 2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15] 周有光. 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 [J]. 外语教学, 1992(3): 62-71.
- [16] 范存忠. 英美词典及其有关问题 [J]. 外国语, 1981(1): 1-11.
- [17] 张顺生. 致远至恒 务学悟真——谈苏州科技大学外宣资料的翻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 19(4): 1-2; 6.
- [18] 张顺生, 陈兆瑞. 散文翻译中的显化现象研究——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J].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1(5): 91-100.

(责编: 朱渭波)